

江南有菱

□虞燕

江南“水八仙”里，我最中意菱角。
水塘里，水润润的菱叶翠色欲流，一片片挨着叠着，挤得密不透风，白色小花在傍晚或夜间徐徐绽放，轻巧地点缀于绿叶间，隐约有幽香袭来。花落菱角生，果实在水里默默生长，毫不张扬，采摘时，得把菱盘翻过来才知道它们的存在。轻提起一簇菱叶，一个个菱角附在叶片下，嫩生生，水灵灵，偶尔，会闻到一股类似于淤泥的味道。

古诗词里，采菱充满着浪漫的风情，如，“采菱人语隔秋烟，波静如横练”“尽日醉醒菱唱里，邻家来往竹阴中”，又如，“菱歌唱不彻，知在此塘中”“菱唱忽生听，芸书迥望深”，但少时，我见人摘菱角，并未觉得多有诗意或美感。采菱人穿上雨衣雨裤，带着大塑料盆，慢慢走进河里，边缘锯齿状的菱叶纷纷围了过来，菱盘被一把拎起，菱角便无处可藏了，任人采摘。采菱人不停地拨翻菱盘，双手在菱叶丛中上下翻飞，塑料盆里的菱角越堆越满，悠悠漂于河面。终于，可以划着盆儿上岸了，采菱人身上湿淋淋，顺便沾了叶片和黑泥，双手因长时间在水中浸泡，有点发白起皱，他看向那盆菱角，疲惫的神情里带了满足。

想起第一次吃菱角。弟弟从门外跑进来，披着被骄阳炙烤过的热气，朝我扬起手里的塑料袋，袋子里的东西模样甚怪，一只只乌漆墨黑，两头尖尖呈弯钩状，像锚的下半部分，又像水牛的犄角，说是叫“老菱”，煮熟的。他还教我怎么吃老菱，先咬掉两个尖角，再咬中段，而后轻松拗断，捏外壳，肉“噗”地跳出，白色鹅卵石般丰腴、光滑，嚼一嚼，恰到好处的绵甜粉糯。

老菱又叫乌菱，《本草纲目》里说，老乌菱生食能消暑解热，除烦止渴；熟食则益气健脾，祛疾强身。我们那会可不懂这些，只知道老菱好吃，那就多吃。老菱浸泡于清水一段时间后，母亲用小刷子将其表面和缝隙中的泥刷掉、冲净，放锅里煮熟即可。有了水煮老菱，我和弟弟就不吃饭了，菱角淀粉含量丰富，既味美又能饱腹，实在让人喜欢。老菱也可做菜，去了壳与五花肉红烧，油润不腻，甘美鲜醇；清炖排骨，菱角的清新与排骨的醇厚完美交融，汤汁浓且香。

生食鲜菱，最好不过水红菱。它跟双角的黑色老菱不同，成熟的水红菱长有四个角，红艳艳的，可以说是艳冠群菱，尤其在水里时，如胭脂打翻落水，洒成了一片玫瑰色。去掉红色的壳，白色菱肉滑入嘴里，脆嫩、多汁、甜爽，舌齿间会沁出一丝丝清香，满口生津，解渴解馋，越嚼越上瘾。

无角小青菱是个特别的存在，绿壳白肉，两端圆滑，状似元宝，它的壳很薄，肉质细嫩，生吃熟食自然不在话下，用来制糕点和酿酒也甚好。吃过一道鲜菱虾仁豆腐汤，以小青菱的果仁为主料，配上豆腐、虾仁、青豆等，有江南水乡的婉约，亦有海鲜的豪放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鲜菱角一旦成熟，持续时间较短。每年，江南人惯常做的就是，争分夺秒将它摆上饭桌。



半碗新米



□米丽宏

谷子，是山区常见的作物。

谷雨时节，种谷正适令，播“植谷”；夏天墒情好，种“麦茬谷”；逢干旱年头，蹉跎了播种时机，那就换一种叫做“六十天还仓”的晚谷。“白柳沙”“狗蹄子”“刀把子齐”“黄毛谷”“白母鸡嘴”“红黏谷”“黑黏谷”……总有一种谷子，适合咱那土地。

种迟种早不拘，谷子都在秋天收获。当然了，谷米会储存时间的印记：生长期越长，产量越高，口感就越好。

大田、水田，先让给玉米、豆子和芝麻；谷子呢，皮实耐旱，种大田里更好，种山地里长得也不次。

中秋时节，谷子收回来，掐穗、碾压、扬簸、入仓、上磨、脱皮，黄澄澄的小米从指缝间熠熠流泻，赛过碎金。

新谷登场，新米下锅，在村子里是喜事。天大地大，肚子为大；人生再大，不过一日连着一日。三餐侍弄好，日子自然就爽。谷米是小日子不可缺少的一味。“小米粥，疙瘩火，除了神仙就是我”，瞧瞧，在过去的年代，饱暖是福，就这么简单！

不光是人，在村庄里，五禽六畜们也在为新收的谷米庄稼欢腾着，奔跑着。这尝新的日子，像幸福的漩涡，让动物们满足得冒泡泡。

芦花鸡溜达在路旁场边，遗落的谷米，让它们兴奋得“咕咕”叹

息，尖尖的喙，东啄啄西掏掏，捣得咯咯有声。

猪食换了新花样，新米糠拌一拌家人喝剩的米粥，还有小不计数的落园瓜。“大老黑”听见猪食到槽，摇摇摆摆走来，一头摞进了猪槽子里。大嘴巴呱呱呱呱的，喉头深处还哼哼哼哼，贪婪而满足。这真是新米新谷，醉倒老猪哇！

新谷米口感糯而香甜，新米煮粥，粥表面浮一层金黄米油。筷子轻轻一挑，一面金黄的小旗子。放嘴里一嗦，舌尖上是太阳的味道、清风的味道、山泉水的味道……果香粮香秋禾香，喝进肚子，一腔温暖，满腹锦绣。

我爹每每就把新米粥喝成了一种仪式。一碗粥，他喝得细细、慢慢，如品美酒；不伴菜，不吃干粮，就那么一口口品。爹说：一年忙到头，还不是为“筐子上的馒头锅里的粥”？新米新豆，就是新日子！得好好享受啊。

米，是我的姓氏，我被长者称作“小米”，被同事称作“老米”。我有个远房爷爷名叫“米虫”，有个叔叔叫“米仁”。老米家还有叫“米蛱儿”“米豆”“米多多”的。不论什么年代，有米，就能活人；年年新麦，岁岁新米，多美的事儿呐。

以前，我觉得我的姓氏充满琐碎和实际，像没有恋爱的婚姻，开门见山坐实了烟火日子，不带一丝浪漫。后来自己操持起烟火，才识得了米的珍贵。想一想，米扑于花朵，重在籽粒，它们是花朵历经季候修成的正果，是雨露、日月凝结的养分。甲骨文中那个纵横琐碎的“米”字，真是如珠如玉，如甘霖滴滴啊。

陈米哪有新米香？

母亲在世时，年年惦着送新米进城；如今，送我新米的，换成了弟媳。新米里，有浓厚的亲情、淳朴的乡情。

城市餐桌上，日日有一餐金黄小米粥，慰我肚肠和乡思。

梦里乡愁，一碗新米粥。

美丽的勇敢

□陈民宪

你把生死置之度外冲向了前
你用胸口挡住了一次次刀尖
你将鲜血换来了同窗的平安
你以壮行雕塑出最美的画面

你在瞬间彰显了父辈的本色
你用无畏证明了青春的誓言
你让柔美赋予了英雄的气概
你让芳华绽放出绚丽的光彩

啊
美丽的姑娘
勇敢的姑娘
美丽与勇敢 都是你的容颜
美丽的姑娘
勇敢的姑娘
大义与大爱 抒写在天地间
美丽的姑娘
勇敢的姑娘
新时代的青年 我们一起勇向前
(谨以此诗致敬全国道德模范、“挡刀女孩”崔译文)

总第7138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